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九

唐張行成為太子詹事以本官檢校尚書左丞太宗幸靈州太子常從行成上疏曰臣愚以為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停聽德音如留京師監國接對百僚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

與其出就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為忠進位銀青
光禄大夫

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脯
時京城四時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
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
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
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梨讓棗相視如一今忽分
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

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也帝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

陳子昂垂拱初為秘書省正字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而未以刺史縣令為念臣竊見吏部選人補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何能以化人而拔擢見補者縱使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則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縣

令庸流一雜賢人不肖莫分但以資次為選不以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遣如是也自有國巳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又曰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壁耳陛下欲使家傳禮義吏尉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耶臣比在草野為百姓久矣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

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十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狥私苛虐為政者則十萬家受其禍一州禍福且如是況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陛下政化之首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伏願深思妙選以救此弊

魏玄同埀拱初為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以吏部選舉不得人上表曰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之置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

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盖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索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情故既行何所不至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

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仁猶懼不周今吏考
行究能折衷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
況今諸色人流歲有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
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序於終十不收一
淄澠既混玉石難分用捨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
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媚其唯吉士此則命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
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責

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
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人言之尚
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
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其度始
之於學校掄之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於王庭其
在漢家猶尚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
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
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

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義也臣又聞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國家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

朱敬則為右補闕聖歷二年請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
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
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
趨進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況鋒鏑已
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
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
返卒至土分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

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知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眄雍容綽有餘態廼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則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

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謂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匭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玆妙筭窮造化

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日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昃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于終日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刓萋菲

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鋋杜告密之源絶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王方慶聖歷中為麟臺監時欲以冬季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習射御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講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大陰新汝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春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大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為之首種入汝也春為沍寒所傷故夏至麥不成長令孟春講武是行冬令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汝入也伏望天恩不逆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此為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竝

習學文令者用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請乃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

張說為右補闕久視中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凉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非為長策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至雒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

谷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今國家北有勁敵覘邊南有夷獠伺釁浙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彼蒼羣生莫不幸甚

劉知幾天授中為獲嘉縣主簿上疏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我共理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

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都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之術既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日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待聽事為逆旅以下車為傳舍或云來歲入朝必應改職或道今兹會計必是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績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廉杜之歌萬

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願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
上不可遷官仍以明察功過精甄賞罰冀弘共理之風
以贊垂衣之化又上疏曰昔有唐御歷列職命官國多
刓印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
枉過正以為甚矣至如六品已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
土芥比之砂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即厠朝流識不反
於三隅俄登士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罕聞翹楚
之歌惟見伐檀之刺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

沙汰誠恐有累皇風

薛謙光為左補闕天授三年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頼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

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王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更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氊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

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横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悦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口不稱兵邊鄙罹災寔由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以示之况於夷狄乎又按秦漢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頗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由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是哉臣竊計漢初冒頓之彊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兆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習漢故也

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内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内徙正當劫邊人繒絲麴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有𢇁性莫不懐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

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徐堅為萬年主簿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竊見比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

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苷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滐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内有用法寛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衆望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無寃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徳故𨚗芮作亂而郤鈌登朝嵇康被刑而嵇紹卒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

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
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實命維新有道賤貧
實為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
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故姚璹之
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恩為求微疵不弘大
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
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之外
不得輙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作

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張東之為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已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嘗以甲

兵不克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甲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膽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盖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
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
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
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
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
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
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

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
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伎惟知詭謀狡筭
恣情割剥貪饕刼掠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
技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耻提挈子弟嘯引
凶惡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
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
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

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留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今

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嶲府歳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交通往來增嶲府兵選擇精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疏奏則天不納

盧藏用爲左拾遺長安四年正月毁三陽宫取其材木造興泰宫於壽安縣之萬安山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甞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堦

三尺茅茨不剪彩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宫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産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狗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宫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

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宋務光爲右衛騎曹叅軍神龍元年七月雒水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務光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嘗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輙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

以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雒水暴溺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時不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懐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逆溢加以虹蜺紛錯澍雨滯霪雖丁厥時而汩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從庭近習或有離

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天變杜絕其萌
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
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係人
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
雩禜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
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邪蓋當屏翳收
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
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

街談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爕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為虚設悠悠蒼生復何望哉

呂元泰神龍初為清源縣尉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者至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則難傾神器一傾則難正逺自虞夏及乎周秦金水相生成敗相繼者豈惡於成而欲於敗蓋迷於事而失於幾者也夫幾者事之微也當今中興之初政教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昔夏之興也卑宫菲食四海會同其衰也峻宇彫墻五子咸

怨殷之興也佑賢輔德輯寧邦家其亡也崇信姦回放出師保周自文武及乎成康風化大行夷夏有截暨乎幽厲王室遂卑強弱相吞寓縣交戰秦皇以降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頭會箕歛嚴刑峻法驪山之徒未息閭左之兵已起夫夏桀殷紂非不欲傳子孫也周幽秦皇非不欲保社稷也而軍敗牧野烏竄南巢國殘於犬戎地奪於項籍者豈不以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開邪僻之路鉗忠直之口左右侍奉惜祿位而不悟焉伏惟應天皇

帝陛下再造區宇重光日月應五行之運景嗣累聖之
洪基九服歸心三靈叶贊廻羲舒之燿無幽不燭灑雲
雨之澤無生不潤然萬方百姓顒顒然莫不傾耳以聽
拭目以視思聞太平之風願見先朝之化如農夫之望
歲同善人之愒日自頃營建寺塔廣度僧尼朝夕依歸
襯施不絕陛下好善之德以被蒼生然濟時之道恐非
急務何則頃者烏桓叛渙獯粥侵擾帑藏虛竭戶口流
亡豈人有厭於枌榆乃事良由於賦斂下人失業不可

謂太平也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也水旱為災不可謂年登也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也而乃驅役饑凍雕鐫木石營搆不急勞費日深恐陛下中興之務又異如來慈悲之法臣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騰逐喧噪戰爭之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徵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觀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以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

好衣馬既盛奢麗相高今藩邸初開庶官必具何不董之賢傅教之義方明君臣之禮磐石之固豈不偉哉方乃驅率下人相尚胡戲自家刑國豈若是焉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者斯實愚臣之所未諭也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又禮記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教之失也休咎之應君政之感也理均影

嚮可不戒哉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戎狄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而生草澤頗曉物情知而不言非忠也言而不實罔上也忠於國者以臣為讜言佞於朝者以臣為誹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君舉必書有國彝訓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又聞建國君人尊師重道禮由天作樂以地制禮

樂備風化行焉伏願陛下敦風化之本重黎庶之費興念或躍思締搆之艱難矜孤恤窮思時政之可否安人和衆覽先朝之事業非軍國之衆則息而罷之有佞諛之言則察而退之有忠直之諫則誘而進之豈惟天下幸甚實亦社稷之大計也臣奉陛下搜賢之制忝所知直言之舉雖乘鴈雙鳧不為損益而主聖臣直敢不庶幾安能和光同塵懐忠蓄憤上失陛下求賢之望下虧愚臣事主之節亦何以視息於人間飲啄於聖代伏惟

陛下少加詳擇疏奏不納

成大琬為絳州刺史景龍中宴侍臣於梨園亭因問以時政得失大琬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為主蓋欲饒益萬姓濟拔羣生若乃邃宇層軒珍臺寶塔耗竭府庫勞役生人懼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化敢陳芻蕘狂妄死罪中書令蕭至忠奏言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工務存農時愛惜人力寺

觀之役實可且停大琬之言伏希采納帝曰善

韋嗣立為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設官分職量事置吏官得其人天下自理古者取人必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縣有聲州縣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理用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試効則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

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官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消聲懐歎恨也

盧懐慎景龍中為御史中丞上疏言時政得失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如有用我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掞其功也昔鄭

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楮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

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不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米所以空虛百姓彫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寧盡於公乎此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蹠盭之疾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盭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教化黃霸良二千石

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庫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郡都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其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何惜而不行

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材又言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為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以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

甯原悌睿宗時為諫議大夫上疏五條具陳政體一曰臣聞俗正時康則因循而易守人訛道替則馳騖而難

安或垂衣而有餘或日旰而不足雖唐虞之盛烈文武之鴻徽未有不委任股肱留情陟用故善人者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羽翼靡革於仇讐莫限於廝隸不可失也自天授以來二十餘載周興來俊臣等譖害忠良壅蔽正直先皇舊臣夷滅殆盡惟有狄仁傑魏元忠尚存仁傑等處先帝之朝猶為小吏及周室之際實謂忠臣或樹績當時狥身王室近者變故頻及衣冠掃地忠臣名士纔餘數人為陛下之棟梁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惡

已誅佞臣咸黜而人訛俗壞為日已久理宜開張聖聽杜絶猜嫌用是求人宣力王室使醜正惡直之士不有容其間隙讒邪佞媚之徒無所施其巧辯然後可以議黎元安邦國則僥倖源塞聖王道興若使浸潤旁通危人路啓顔俊忠而獲罪茂先直以招怨雖有渭濵之賢傅巖之秀途遘卒遇難以為用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拯濟之道將安所施二曰求材之難每留連於大聖知人不易亦惆悵於先哲今天下諸州良牧蓋寡何者

古難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代所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先宰一同頼川則黄霸為公會稽則五倫入輔事不師古何能垂濟誠願尚書曠職則於方伯求材即位闕官必以循良擢用事懸象魏道著彝章兹令克行仁風大闡考績三載誠為故實三曰隆周之君垂仁義以最後亡秦之主訓刑罰以流嗣或八百延慶或二代亡家餘烈可知前史明鑒伏以太子初建養德春宫諸王在藩飭躬

朱邸並請遠去邪佞親近正人知好佞之危身識尊儒之廣德動遵師傅之訓察納風雅之言誠使宮府官僚賓客侍讀日資其道德月奏其藝能輿仁義於邦家樹雍穆於天下臣又以悖逆庶人先朝之愛女也肆讒慝干朝政崇甲館之華麗極宇内之驕奢新都宜城先朝之庶孽也（新都宜城二公主邑名）賜不踰於已分言不預於外謀抑以全身疎以遠害故寵者則驕矜而遇害踈者則抑損而獲全誠使悖逆新都易地而處則存亡去就可立

而待也故長安非賢燕后為愛古今明驗斷可知矣誠願公主駙馬不得假以權要所犯必有懲所習必有藝則九族既睦萬邦以寧臣觀老尚虛無釋尚寂滅義極幽玄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淨慮玄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實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惑其有鬻販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殿為經坊用層臺為道法皆無功於玄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於後咸耳目所

接黎元憤怨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昭報之成有
功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踰於浄人若使廣事修營假
飾圖像盡宇内之功巧傾萬國之資儲為福則靡効於
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禪定
東明之域泛愛緇黄之衆更為建立罕見其宜後失請
攸前弊未遠又先朝所狎僧衆或有猶居聖側無益於
政理有紊於朝章並請屏退無令親近五曰邊陲有釁
廟堂之憂也近壘多虞大夫之耻也今閫彊敵擅命堅

昆娑葛養精蓄銳以南侵為多事而人戶全虛府庫半減倘或後歲之始來秋之末良弓漸勁塞草將衰朔代交鋒靈夏受敵中國將何猝應哉伏願共天下以禦匈奴率王公以憂邊事輕租薄斂和下士之心簡賢任能結衆人之愛去奢從儉實府庫之積推仁重信納將士之謀去私恩布公道故知兩夷有隙上國之資也高壁藏威待兵觀變因二敵之相持擅漁夫之厚利計有可舉時不可失斯五者竝政之要也伏願陛下舉宏綱省

衆務高拱嵓廊責成賢哲徘徊於大道之域從容於無為之塲故立綱垂制後嗣流範至仁也安上全下先業不墜至孝也感而必通姦不暇伏至明也神化風行萬方草靡至德也必使休徵累及聖政日隆遐邇宅心戎夷慕義神功光乎區宇鴻業格乎天地三代之興皆由此也帝覽而善之

韓琬景雲中為監察御史上疏陳時政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

元貞任岐州雍縣令界内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夫役修平道路葢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懐州河内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機俊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尅剥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輙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仕逸往年選司從容安問而以禮敬待頃年

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如仇敵估道耳往年効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誼競為隙手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名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戰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共數百人食庶使公私皆無儲蓄矣若不

蠭蠆其弊必引政令風化年年不等也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二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十

唐楊武本名弘武乾封中自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高宗嘗問曰卿在司戎授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剛悍其所囑不敢違阻高宗嘉其不隱笑而遣之或以武言諷帝之用后言也及在政事謙慎自守而已

李景伯景龍中為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迴波詞衆皆為諂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真諫官也

楊相如先天中為常州晉陽尉上疏陳便宜曰臣聞賈生之言曰人君之於天下猶令人置器置之安處則安危處則危是國之安危政之理亂亦由乎陛下所置甚

易為也今陛下以命代之主率易為之資握黎元之命包宇宙之廣盡條之於陛下陛下可不置之於安處乎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斯之謂矣陛下在黎人之上居萬乘之重將欲為也天下已隨之將所尚也天下已尚之然風俗之端邪正之首者皆從陛下所為也非徒風俗邪正所係亦禍福存亡在焉陛下取舍運為甚不可忽也臣不敢遠徵古昔博引傳記請以隋煬帝太宗文武皇帝言之煬帝藉文帝之資躋大寶之位兵加海

外威震區中乃自恃其強不憂時政大縱驕慾恣成猜險所為不軌所行不順忌忠正之義黜廢賢良狎便佞之言昵愛邪僻荒淫酒色窮極綺麗兵戈不息調役非時奇技淫巧者卒獲登遷力邊攘寇者皆慾財賞不恤人之疾苦不知政之理亂君臣阻隔上下相蒙雖制勑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為行若是人何克從夫推心不誠欲人之附已資惡内熾望俗之無邪猶却行追人向日避影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煬帝不節其慾而欲禁人之慾其可
得乎故四海之風淫天下之情偽其人怨其俗蕩貞髦
擯逐姦逆競馳皇綱紊而隙生禍釁滋而難作昔之有
隋也今轉為大唐豈不以縱慝無厭危患不恤舉天下
之大一擲而棄之荒迷沉亂終不自覺要之覆滅死於
人手為天下笑甚可痛哉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諺云前車覆後車誡然則主社稷承宗廟者可不極思
慮深覷勵乎夫昏主即聖君之資亂邦為開國之始是

用集我昌運太宗以聖德英武雄才睿畧掃除昬虐大濟生人咄叱而四維更張指麾而六合復正其知人任使盡得其才或取諸俘虜讎敵並推懐而用之意豁如也故房玄齡識之於月品尉遲敬德狎之而不疑接李靖以優禮此天下之智謀所以得輸其赤心天下之勁勇所以得盡其死力也帝業既就寰中已安後武先文勵精為理務堯舜之道想致羲皇之俗開禮賢之館置十八學士聽朝之後覃思典墳周通百家樂而忘倦所

謂武以得之文以守之其帝王臧否安危成敗政刑理亂風俗興衰皆鑒於前古比之明鏡故以書籍為古鏡魏徵為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之聞直言則欣然受納得一士則喜見於朝諂諛便媚者不得臻於前梗正貞賢者從容於左右矣貞觀之際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賞必實刑不謬及禮無愆度于時天下晏如遺糧在畝盛德洽於人心而祥風游乎海內矣非太宗之明懿聰達虛心治道與天下貞臣正士同心戮力豈能致

於此乎初東巡以供奉不精而有罰既到雒邑又理隋之舊官頗趣遊畋或見可欲魏徵驟諫太宗欣然罷之曰非公無此語也自是帝節慾向道思慤納正由斯而言則聖人之情不必無慾也且物懸於外情動於中情之動中則無窮也物之銜外則不極也以不極之物銜無窮之情動而不為之節制雖有聖智亦安得致升平之事乎故太宗之情非無慾也擬致升平之資故樽節維持之耳往以隋人失御天命有歸而始終經綸斯亦

勤矣首建大義提三尺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傳子孫位已重矣功已大矣亦安得不思盈滿之誡而檢嗜慾之情乎故太宗之於崇臺邃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寶衣玉石非不美之節人財也姸倡絕豔非不樂之妨聽政也犬馬畋獵非不好之蕩心意也此數者皆能裁抑之是使人之賦斂也輕歳之調役也寡舉人之利甚博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不費人利是豐則不言而禮讓自行清淨而仁義大洽非徒太宗之為理若是古之明王

聖主曷不繇茲道乎臣歷觀有國有家莫不以驕矜放縱而滅畏慎謙恪而興然鮮蹈興平之衢多遵覆滅之路者何也實以在既安之日側忘兢畏及危逼之勢始思悔咎徒成追恨亦何補乎臣誠以人主之在深宫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以自悔最去不經之道防可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暴之迹則履萬有必安之途而無顛蹶覆辱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為之臣所以舉隋氏縱慾而亡太宗抑慾而昌願陛下詳擇今天下

皆拭目而視傾耳而聽欲望陛下兢兢業業以致太平也臣誠以為宜效太宗去邪佞之士進忠賢之人與之討論詩書談議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較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不善如此則朝廷無僻謬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籍所載美惡具存採其陳迹為之鑒誡陶然其中甚足樂也亦何必窮逐聲色巡遊罔倦不務詩書之樂乎非獨妨於政理徒勞棄日矣往者太宗嘗勑魏徵作羣書理要五十篇大論得失臣誠請陛下温

清閑暇以時觀覽其書雖簡畧不備亦足以見忠臣之讜言知經國之要會矣夫古之人主莫不委任忠正廣務才賢而保正全忠者稀傾側向背者衆非緣人主知其不忠不正而用之也盖似正而非正似忠而不忠深心以藏邪厚貌而難測耳所以嘗患謬用之而不辨其真實也且非忠正尚不辨其真實况實忠正豈得知而信任乎故有獨行而見疎有懐忠而受譏矣此先古帝王迷惑錯誤以不忠為忠以賢為不賢率皆十八九也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非夫聖主明王則不能知也今陛下聰明在位慶祚方遠若欲任人擇士取致太平必宜先辨忠賢以别邪佞若忠賢既辨邪佞不雜正人為之羽翼邪人不造其間則有仁義道德行於四方而無諂諛傾巧以亂陛下也且忠賢邪佞雖有難知今以陛下明悟神聰孜孜選用更垂之以睿鑒又加之以審察豈有不知之者乎然其審察之宜可以意測可以情恕矣以意測者測邪佞之臣也以情恕者恕忠賢之臣

也夫忠不似佞佞則似忠請陛下測之恕之則可知也臣聞人之性分不可轉移邪佞忠賢各有所趣順道違俗忠賢也違道順俗邪佞也若言之咈耳行之忤心動繇先王之道事極終始之慮志惟安國衛主者忠賢之所為也故直質而不佞勤誠而取容務正道而抗節人主聞之固將疎遠之矣此真忠賢之臣也陛下可不恕而用之乎順欲從旨甘言美飾不繇先聖之道思亂國家之政務於要利以惑主者邪佞之所為也故發小惠

以賈信忘大義而苟合權寵勢而挾威伺愉悅而爭媚人主見之固將親近之矣此真邪佞之臣也陛下可不測而去之乎大率人君皆惡其臣忤心而欲人之順已賢臣正直安得不忤心乎邪臣諂詐安得不順已乎故積忤生憎禍之路也積順生愛福之門也此邪佞所以常親而寵賢臣所以常踈而辱也自古帝王之使臣佐者曷不多論此弊乎陛下誠能反是而求之精心而察之愛其所忤而收忠賢憎其所順而去邪佞則天下之

忠正可以比肩重足天下之太平可以千秋萬歲太宗之政化復行堯舜之淳風日用矣此愚臣所以請陛下審察忠佞測慮之之術也國家自垂拱以後至於近年兇賊屢興兵革數動邊師潰喪日費滋多加以觀寺修營錫賚繁數郡縣之吏未息侵漁寰區之氓率盡凋饉官班冗贅淫費頻煩近者人獻直言時有切諫徒聞讜議竟不施行至于營造未甚休息是使國儲不足人蓄久空俗弊之繇其來已漸又制勑甚重姦非莫懲節限

雖多逾越極衆孤立寡援者小罪必罰貸賂朋黨者大愆不繩聽斷之獄不審褁中之罪未肅也夫法貴簡而能禁罰宜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譬琴之不理宜在更張路之不平終當徙轍若不改創而求治安揚湯以止沸不可得也臣請一皆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此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漏矣然後停不急之務致無為之治休罷造作節減稅賦息傜役除

贊官絶吏之侵漁復人之本業斯則人安而俗富也且俗富則國富人安則國安所為之術無他惟此而已矣帝覽而善之

張九齡開元三年為左拾遺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聲稱或遥聞辟名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業行而流品不雜臣以為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今反求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紀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尉於主簿從

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而有識者之所歎息也

褚无量為右散騎常侍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無量上疏請修徳曰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邪今大廟

毀壞即是先祖之變今於後宮之中非御幸者伏望悉出之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大廟其材木本是苻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即造此廟元非苻堅及宇文氏所作况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大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謟諛夫

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天人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誡

呂向為起居舍人玄宗東封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服豈齊仁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常積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今陛下收其項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仗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

縱單于為醞穹廬為汚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侍不失常歸於得所孰不幸甚

劉彤為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曰將事發軫路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

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
高適為彭州刺史時劒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擾適上疏論西川三城事曰劒南雖名東川西川其實一道自卭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劒南也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叅也而嘉陵比為夷僚所陷今

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以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賦税者但成都彭蜀漢四州也又以四州殘弊當他十州之重役其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按牘千重官吏相衆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安可得矣此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外合𣂷

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地疆界盖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而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而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如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

都彭蜀漢四州哉慮垂聖朝洗盪安史掃除逆亂之意也倘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滄海專奏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正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併於劍南西川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庻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萬分之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不納

趙退翁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兵荒頗甚人多艱

乏又將營奉泰建二陵或稱奢侈退翁褐衣上疏以為宜遵儉薄時人稱之

裴諝大歷中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諝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諝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為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是未敢即對也帝前坐曰

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帝時訪以事
元稹元和初為左拾遺既居諫垣事無不言即日上疏
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
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
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
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
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
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

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事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巳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巳成之

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所諭焉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謟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藴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藴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化之至也

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謙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

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遊習之

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亦甚重焉
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
賤之用至母后臨朝剪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
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
吐扶衛之一詞而令豎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
哀也邪兵興已來滋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
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
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緜之夫以匹士

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

故不知省耳臣獨以為列聖之謨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也况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遥重師保慎擇宮寮皆用愽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冑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

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
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以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
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
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裨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
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
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為
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囚賤
其兄弟而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

白居易為右拾遺翰林學士時元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巳來舉奏不避權勢秖如奏李左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巳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為誡無人肯

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

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誡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問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勑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

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

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剥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

蔣乂為右拾遺史館修撰張茂宗居母喪有詔起復尚

義章公主又上疏抗論以奪情之事本屬金革脫縗成
婚敗禮尤甚德宗召對申諭之然竟不從
李渤為贊善大夫分司東都遣使奏表陳時政凡五事
一曰禮樂二曰食貨三曰政刑四曰議都五曰辯讎渤
元和初詔以嵩岳處事起為拾遺後歷補闕著作以論
時政得失為已任前後章疏上者尤四十餘條至是雖
以散秩處東雒而諫疏不已
張仲方寶歷中為諫議大夫時鄠縣令崔發因辱小黃

門敬宗赫怒命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

張皐長慶四年正月以處士上疏曰臣聞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狥聲色敗性情繇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

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故不可餌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達攝生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宣有乖事資醫方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信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蹥前車

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畏忤㫖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黙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芻荛庶禆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帝嘉歎久之竟訪臯不獲

殷侑文宗初為衛尉卿㑹滄鎮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剪除賊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畧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

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圖以漏網吞舟為至德帝雖不納深所嘉歎

韋温太和中為右補闕時宗正寺奏大廟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司不時興工將作監王堪及度支判官等各罰俸遽命中人領工徒於禁中即日修營材木修葺温上疏曰臣伏見今月五日勑將作監等修葺大廟稽遲各已罰俸特命親臣專知繕理有以見陛下奉宗廟孝思之至也臣聞僚合其職國家所以理事歸於正朝廷

所以尊今朝廷備制度置百官事存典故用有經費最重者奉宗廟也大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弛惰曾不加誠宜黜慢官者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乃事歸於正官理其業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矣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茍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復委所司營葺則制度

不豢官業交修矣疏奏帝甚加納由是追止中人命有
司嚴加修奉
王直方開成中為右補闕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災
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
恭儉清淨日慎一日之所致也伏見陛下事異於前時
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坊音樂陛下未嘗賞
悅因有錫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
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闕近來稍不如

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為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為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魏謨開成中為右拾遺時有詔以敘州司戶參軍董昌齡為硤州刺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衞方厚得罪無何復有是命謨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寬宥惟

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効仕之方隅不能秪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孥含寃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枉橫特令鞫劾尋得罪源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爲未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抜擢寃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定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況陛下慎恤刑獄朔望循省慮有寃枉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兹寵授物議囂然伏

乞陛下速迴成命以警列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為洪州别駕

崔承嘏為諫議大夫帝以淮南諸道仍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戸部分命宰臣專之承嘏上言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雍熈俾之閱簿書筭緡帛非所宜也帝極嘉歎

後唐杜崇龜清泰初為翰林待詔右贊善大夫同正上言曰近日星辰變度苦雨霖霪是生靈共感之災致緯

象垂芒之異惟宜修德以荅玄穹臣竊以修德遍在君臣非獨在於君父自古創業守文之主未有無灾變者但能修德省躬則化災為福臣見今月三日夜五更初有二星變異一出軒轅前路一出室壁之間凡五星之氣不合五行一德稍虧五星變異臣恐自戰爭已來或有功臣義士枉抱幽寃或有名山大川失於禋祀今九月震雷極為異事雷者天之號令八月收聲今震伏不時是號令失節之象陛下繼覃赦宥虔禮神祇惟德動

天其災必退更宜師古以合天心惡殺好生資於睿化
詔曰杜崇龜術精玄象職在禁廷覩苦雨之霖霪視文
星之變異形於章奏足驗忠勤修德省躬朕誠有愧見
災而懼安敢忘懷載閲所陳深所嘉奬
後唐馬勝清泰中為深州司功詣闕上封事曰夫道貴
適時謀須應務不可專遵前古不可苟徇今時必在合
宜方能致理臣見賊盜律凡盜竊資財多少及放火燒
場據所燒物數為錢數裁斷比來法司嘗行此律令若

情敦去殺道在恤刑欲令惡鳥移聲小人革弊致風行草偃須以猛濟寛臣竊見鄉村人有殺牛賭錢嗜酒不事家産者初則恣其兇頑後則利於財物若以輕刑止絶因兹蟻結蜂屯便成羣盜耳臣以為但是竊盜不計財物多少及放火刼舍並望且行極法俟餘風稍殄澆俗既移然後用輕刑未為晚也臣又見諸州置捕賊廵務比來以備警廵近者卻被為非人詐為廵司刼盜閭里既難辯認為惡滋深乞一切去除此務凡盜賊出於

百姓其原出於屠牛賭博飲酒不務營生請下諸州府
巡屬普令沙汰此色之人嚴刑條法則無盜矣何必别
置廵司臣又見州縣鄉村有力户於衙府投名服事如
有差役秖配貧下户臣請州縣節級立定人數其餘令
歸田里即不困貧民詔曰馬勝所陳理亦公當嚴刑去
盜正切救時付中書門下告諭中外於極刑之中不得
因縁枉濫務在懲惡止姦審詳行遣
蕭希甫為散騎常侍天成三年希甫上言曰臣聞天地

助順神理福謙既物性之德宜何虛心之致誤伏惟陛下自統臨四海勤恤萬方毎崇恭儉之風嘗布仁慈之德即合陰陽無爽災沴不生百穀豐盈五兵偃息今乃川瀆決溢水旱愆違必恐是調爕有乖祭祀未潔軫吾君宵旰之慮負陛下覆育之恩臣實痛心誰廻愧色伏乞特頒明詔下訪有司詢其消遣之方抹彼妖祥之本應是前皇古帝往哲先賢或有遺祠但存舊址在祀典者咸加嚴飭禀靈通者盡畧修崇悉遵虔肅之誠無惰

精祈之懇然後别宣長吏側聽庶民稍關疾苦之繇須罄撫循之策冀其昭感仰贊昇平

趙鳳明宗朝為端明殿學士有周玄豹者自言善相術明宗為將時玄豹曰貴不可言帝素異之即位後命為少列頻召之鳳奏曰玄豹是臣鄉里人待臣不薄前代術士妄言致人破家滅族者多矣玄豹藝術雖精臣不欲置之都下昔言陛下應運今已効矣陛下無事更詢而輕薄狡妄之徒不知命有定分若玄豹至京師則人

士湊其門臣竊思之無益於是乃止

晉石昂天福中為宗正丞上言曰臣伏見銅臺逆豎漳水叛城始見利而忽起禍心終負釁而難歸至化遂使雄師大舉元惡未除雖寵極䄙興宜奮雷霆之怒而勢窮力屈可哀螻蟻之生況師老費財民勞失本赦過宥罪素垂範於典經含垢匿瑕事頗關於仁恕伏望陛下施雲天之澤收霜雪之威捨獨夫百死之愆救一鎮萬家之命俾范延光令移本任別與小藩於滄邢兩州自

選一鎮庶令省過俾遂自新率彼百萬之資金犒我千營之將士庶明陛下不將威脇但以德柔施好生惡殺之仁彰捨短從長之道暫行虛刄必致太和所有隨從官員一任將行赴任或是本城兵士屬府職寮亦仰依舊主持更無移改普覃恩惠不問罪愆臣自請獨駕單車徑入逆壘布穹昊不言之信闡陽春不報之恩佇見偃武修文再覩唐堯之化放牛歸馬必興姬發之風

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為左輔闕上言曰臣聞周家創

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
至愚粗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即位之
後立嫡以為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器復教
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於心仁智賢明以習其性
良繇擇正人以為師傅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
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
重甚竊以元良宗子拜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
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

於心正道常聞於耳輙條葯管仰瀆冕旒事具於後一
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冲便居逸樂目厭彫華之
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
聰惠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
以致之盤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閒無
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嚬
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叅僕馬親賔滿座無非優笑
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

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遥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内所記漸多每至月終令師傅具録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繇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於公卿以為可否一臣聞

古之人君即位而册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繇盖有深旨一則欲尊儲闈而作盤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疎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於此道以此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於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於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顧于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為禮

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絶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修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話言柬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不師銘座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為尸禄臣請皇子中當為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宫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

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職以此為憂伏乞陛下付公
卿詳議以為可否伏惟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在勵精
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内外皆無闕政左
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遠
陳狂瞽輙犯宸嚴但以恩未報於君親事實關於國本
庶裨萬一聊罄再三乾祐中為太常卿上言臣聞江海
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
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

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於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於講習古者或立儒宫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傅啟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繇但能屬耳於典謨何必服膺於卷軸伏望陛下

聽政之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縱無取於儒冠猶冀賢於博奕時帝年十九猶有童心疎遠正人昵比羣小但與郭允明段贊等廋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鳶太后每提耳規之即曰經國之謀閨閣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諷之蘇逢吉謂昭曰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丱命兄事逢吉令誨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言皆親狎不常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所發明但以

疏内有輔弼講國之言難別敷奏曰蘇之益深所愧懷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三